

■三千年东方思想第一部概观

东方思想宝库

主编 李秉乾 吉 醒 唐德海 蔡德贵

吉林人民出版社

号10字竖排(吉)

三千年东方思想第一部概观

东方思想宝库

主编 卞崇道 宫 静
康绍邦 蔡德贵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01号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日

東方思想寶庫

主編：董崇道
副主編：宮靜、康紹邦、蔡德貴

東方思想寶庫

主編 卞崇道 宮靜 康紹邦 蔡德貴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16 印张 插页 4 3 000 000 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250 册

I S B N 7—206—01107—X
G·345 定价：80.00 元

本书编委会与编译者名单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主编 卞崇道 宫 静 康绍邦 蔡德贵

编委 马尚忠 卞崇道 王守华 王受业 王树英 王家瑛 孙 晶 张 曜
张玉兰 陈敦秀 宫 静 徐启恒 徐绍丽 康绍邦 黄夏年 崔龙水
葛维均 蔡德贵 薛克翘

编务 刘亚军

译者与编者

于 冰	于 丽	于瑞莲	马尚忠	卞崇道	元 喆	王 茉	王 煊	王 栋
王 复	王 蕤	王 蕈	王 燕	王玉生	王守华	王受业	王树英	王迪
王树春	王家瑛	孔宪科	孔菊兰	邓殿臣	牛建科	甘 方	英 柱	刘勤
刘 荣	刘宏多	刘宗贤	朱明忠	毕小辉	孙 晶	孙方柱	张 曜	李九林
李庆祥	李彩华	李甦平	苏 军	吴苗萱	张 备	张 备	张化北	陈敦秀
张今予	张玉兰	张钟群	张舒英	张锡麟	邹肇军	陈乃章	陈化北	赵金贵
范作申	范景武	金贞淑	周翠兰	郁陵春	官 静	赵乃章	赵金贵	侯晔
郝长文	姚卫群	徐 攻	徐启恒	徐志田	徐绍丽	钱慧英	钱慧英	崔松
康绍邦	康曼敏	谢志康	黄夏年	曹大锋	戚盛中	龚明光	龚明光	蔡曼华
崔龙水	彭 晖	葛 丁	葛鑫芳	韩山夫	程 杰	解 云	解 云	
蔡德贵								

责任编辑 王景海 程 志 杨晓红

封面设计 尹怀远

版式设计 牛连生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编辑出版的世界三大思想宝库（即《西方思想宝库》、《中华思想宝库》、《东方思想宝库》）丛书之一。是一部大型的思想文化类书。

东方，是天与地的源头，海与空的表征，人类鸿蒙的发源地，古老文明从这里诞生。人类的历史长河，不仅造就了勤劳智慧的东方各民族，也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东方思想文化。东方，是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摇篮，是人类文化的最大载体。这里，有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印度、巴比伦和中国；这里，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圣地；这里，有许许多多的先达贤士；这里，有无数的思想瑰宝和人类文明。

本书所采集的是上下数千年的思想文化史料，它涵盖了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东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文献资料。诸如：印度、日本、阿拉伯地区（含埃及、巴比伦）、朝鲜、波斯（含伊朗）、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尼泊尔、土耳其、蒙古等。选录了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精华。全书共22篇150多个类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编写，具有较大的权威性。是一部传世之作。

中国思想文化是东方思想宝库中的精华，与东方文化有着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我们不仅要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也要了解东方，学习东方。今天，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不仅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也要吸收外国，尤其是东方的思想成果。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会更加聪明和智慧，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兴旺和发达，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加文明与进步，我们才会登上世界思想文化的珠穆朗玛峰。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年8月

采集数千年瑰宝 弘扬东方思想文化

——《东方思想宝库》序

东方，一般谓指亚洲和北非，是地球上面积最广、人口最多的地区。承蒙大自然的恩惠，这里成为人类最早繁衍生息的地方，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明——印度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五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古老文明不仅孕育了勤劳智慧的东方各族人民，培植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思想文化，而且也对全人类的文明整体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谓文明，“就是人类由于为谋生而相互合作的天性，为满足需要，通过群体的方式在一个地方共同居住和互相斗争。”（伊本·赫勒敦《历史绪论》）就是“指人的安乐和精神的进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考古学证明，远在公元前八千年前左右，人类就脱离了动物界，开始了定居生活，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定居处，从而成为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摇篮。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则成为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源头。文化是文明的尺度，可以说，从古代文明诞生伊始，东方文化就揭开了自己的序章。从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早期文化到古代巴勒斯坦与希伯来文化，从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古文化到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另见《中华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其历史悠久、内涵博大、影响深远，早已为世人所公认。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孕育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思想精英，他们虚心汲取劳动人民的智慧，在文学、哲学、史学、艺术学、教育学、宗教学、法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中，展开创造性的思维劳动，不断向东方思想宝库奉献瑰宝。他们的伟大思想是时代的精华，承续前人，启迪来者，构成东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根基。今天，正在建设现代文化的东方各国人民，从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中，不是能够汲取更多的营养，受到更大的鼓舞和激励吗？

提及东方思想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宗教。尽管宗教是世界性的问题，但三大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无不起源于东方。宗教作为一种特殊

的意识形态，在东方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可以说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不论是政治、哲学、历史，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乃至民俗生活等，无不笼罩着浓郁的、神秘的宗教色彩。宗教是东方思想文化的中核。

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是人们思想中对于统治着他们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一种歪曲和颠倒的反映。恩格斯在揭示宗教本质时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东方，宗教约产生于“山顶洞人”，（距今2.5万至5万年）以后经历了漫长的、复杂的演化过程，大体可分为原始宗教——民族和国家宗教——世界宗教三个发展阶段。

原始宗教是宗教的最初形态，在神灵观上经由男神、多神、二神、主神到一神的演变过程，但以氏族的多神崇拜为主要形式。起初，原始人赋予自然力以人格化，产生了物神崇拜，如古埃及人把结合在一个匣子里的两个交叉的箭或弓作为涅特女神、把某种木制雕刻品当作米那神、把牙齿当作索普都神、把饰以羽毛和带子的纸草杖当作乌赫神崇拜，古巴比伦人也崇拜多种物神。将混杂无序的信仰变为有系统的对各种较大神灵的信仰，并以这些较大神灵分别统治宇宙的一部分，即为多神崇拜。古印度有天神、太阳神、晓神、雪神、风神、雨神、水神、火神等等；古代阿拉伯有太阳神、女神、命运神、创造神等等，日本原始神道中有谷神和土地神等。后来，宇宙间的权威逐渐集中为两大类，产生慈悲与凶狠两大神灵，如埃及的善神俄赛全斯、恶神沙特；古代波斯的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黑暗之神安格拉·曼纽，都是典型的二神观念。众神之首谓之主神，为多神信仰向一神信仰过渡的中间环节。一神观念是宗教发展的高级观念。世界上最早的、全能的统一神出现于公元前6000年古代东方最初的奴隶制国家，因此恩格斯说：“没有统一的

君主就决不会出现统一的神，至于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5页）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掌握了神权，宗教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原始宗教（自然宗教）开始过渡到人为宗教，即“多少是人工造成的”宗教。

民族和国家宗教是人为宗教的低级形式，是仅仅在血统上、地域上、文化传统上以及习俗等一定范围内流行的宗教，他们的信仰内容和崇拜形式都带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和国家特征。在东方，婆罗门教、印度教、耆那教、锡克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神道教等都是民族和国家宗教。

婆罗门教由吠陀宗教演变而来，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信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三大主神。4世纪前后逐渐振兴，形成“正统六派”，后经商羯罗（吠檀多派）的改革，发展成为现代的印度教。（新婆罗门教）是目前印度最大的民族宗教。耆那教和锡克教也是印度的民族宗教，在今天印度社会中仍有重要影响。

琐罗亚斯德教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流行于古代波斯和中亚地区，信仰善恶二元论，以火为善端，以黑暗为恶端，礼拜“圣火”，故中国史称“拜火教”。3至7世纪时，曾为萨珊王朝国教。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后逐渐衰落。摩尼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异端分支。公元前3世纪在波斯兴起，3到15世纪广为流布。该教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基督教、佛教等教义思想，崇拜四大尊严，以二宗三际论为基本教义，三封十戒为主要戒律。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以天照大神为皇祖，宣扬大和民族是“天孙民族”，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人”、“族父”。今天，神道教仍然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世界宗教是宗教发展的最高历史形态，它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疆界的限制，具有较高的信仰素质和神学理论素质，所信奉和崇拜的神灵是全人类的最高神，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三大世界宗教，均产生于东方；佛教和伊斯兰教主要流行于东方。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由释迦牟尼创建于古印度，佛灭后100年左右，分裂为部派佛教。公元1世纪前后形成大乘佛教，7世纪大乘佛教与印度教和印度民间信仰相混合形成了密教。佛教原本流行于恒河流域一带，孔雀王朝时期，被阿育王奉为国教，从此佛教经南北两路开始向亚洲各地传播，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佛教以四谛说、缘起论、五蕴说和无常无我说为基本教义，《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汇。

伊斯兰教（中国俗称回教、清真教）于7世纪初

由穆罕默德创建于阿拉伯半岛，其后经四大哈里发（632—661）、倭马亚王朝（661—750）、阿巴斯王朝（750—1258）、奥斯曼帝国（13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时期的三次大传播，发展成为遍布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以“五信”（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为基本教义，以“五功”（诵、礼、斋、课、朝）为基本宗教功课，以《古兰经》为根本经典。

宗教的力量是巨大的，其社会功能是多维、复杂的，概言之，宗教更多的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他们麻痹、削弱劳动群众的斗争意识，维护其统治的精神支柱。但是，宗教并非统治阶级的垄断物，它还拥有十分广泛的民众信仰基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也起着某种积极进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前进。首先，原始宗教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思维能力开始从感性直观向理性思考阶段过渡，譬如从自然崇拜向神灵崇拜演化，至古代宗教阶段，则开始由多神、二神、主神向一神发展，其抽象程度越来越高，终至形成神学和宗教哲学。其次，宗教曾被农民起义奉为联系的纽带和反抗的旗帜，这在中国历史上尤为明显，如东汉时期的黄巾起义，就是通过创立太平道来宣传和组织农民的；到了近代，东方各国兴起的宗教改革和复兴运动，成为民族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先声。19世纪中叶印度教中出现的改革团体在印度近代社会改良和民族主义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的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国大党的不少领袖把印度教引入政治，竭力将印度民族民主运动建立在印度教的基础之上，宣传印度教的理想就是印度民族和社会解放的理想。不仅印度如此，在东方各国由于西方殖民者的侵入，宗教便成为东方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的现存思想武器之一。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第三，宗教作为历史的客体和文化载体，是文化传播和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在东方，宗教曾是东方文化的催生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它始终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道德等紧密结合，共同绘制出灿烂的东方文化图景，东方各国形成的宗教文学、宗教音乐、宗教美术、宗教建筑等，是东方各民族文化史最具特色的一部分。

今天，东方各国先后都独立于世界之林，并且已经实现或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但不论在东方哪个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仍然在发挥着巨大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不过，宗教毕竟不是科学，东方各国要走

向现代化，仍需不断解决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哲学的基本问题最终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即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可否被认识？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两大体系，从而形成人类思想史的基干——哲学思想史。

东方哲学是东方思想文化的精华，是世界哲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正象整个人类文明的第一个摇篮在于东方一样，哲学的最早发源地也在古代东方。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是闪烁着人类最早哲学智慧之光的国家。中国哲学、印度哲学和发源于古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

东方各国因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不同，其哲学的产生、发展和成熟度亦有较大差异，作为东方哲学的主流，除中国哲学外，主要有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日本哲学和朝鲜哲学等，其发展历史大体可分为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四个断代。

古代东方哲学以印度为典型，它不仅历史悠久（公元前30—公元前3~4世纪），而且哲学内容丰富。早在公元前2750至1500年间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所形成的《梨俱吠陀》中，就出现了哲学思想萌芽，至奥义书形成时，已出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公元前6~5—前3~2世纪，出现了婆罗门与沙门两大哲学思潮；公元前3~2—前3~4世纪，印度奴隶制衰落，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形成，婆罗门教系统形成正统六派哲学，佛教则分裂为部派佛教，内部亦出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此外，古代朝鲜哲学形成亦比较早，公元前4—前3世纪，古代朝鲜人在世界始源问题上的哲学思维，就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世纪东方哲学内容十分丰富，哲学思维的程度也很高。在印度，婆罗门正统六派哲学继续发展，形成胜论、正理论、数论、弥曼差派、瑜伽派、吠檀多派的系统理论体系，其中吠檀多派在中世纪印度哲学中占统治地位，并且成为影响至今的印度主流哲学。佛教由小乘发展为大乘，产生了中观派（空宗）和瑜伽行派（有宗），形成更为绵密的佛教哲学体系。阿拉伯哲学萌发较晚，古代阿拉伯人的哲学思维主要表现在《古兰经》中，至8世纪，形成穆尔太齐赖派和穆台凯里派，成为伊斯兰正统派神学哲学的主流。与此同时，伴随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古希腊哲学在阿拉伯地区广为传播，形成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以他们为中介，古希腊哲学得以在欧洲广泛传播，

促进了西欧哲学的发展。在日本，哲学思想始于汉字与佛教的传入，8—16世纪，佛教哲学占居主流地位，17—19世纪，儒学取代佛教哲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形成朱子学、吉学、阳明学、心学、考据学等诸多学派。在朝鲜，从1世纪至19世纪后半叶，哲学主要表现为佛教哲学与儒学的先后传入与相互斗争，尤其是李朝开国后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朱子学获得充分的发展。

近代东方哲学主要指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方，揭开东方诸国近代史的序幕，至各国取得民族解放与独立这一时期的哲学。如果说在古代和中世纪，印度哲学和阿拉伯哲学被称为东方主流哲学的话，那么在近代，日本哲学异军突起，在东方哲学史上续写了光辉的近代篇章。这是因为在东方诸国中，日本非但没有沦为殖民地，而且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东方实现近代化的唯一国家，从而为哲学研究创造了优越的客观条件；同时由于日本民族文化具有兼容并蓄一切外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从而使近代日本成为世界哲学的博览会场，促进不善于哲学思维的日本人也创建了西田哲学（即西田几多郎的哲学）那样的日本型优秀哲学。

东方现代哲学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结合各国实际，哲学表现虽不尽相同，但基本思潮大体有资产阶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复古为特征的民族主义哲学。

东方哲学内涵丰富，讨论的问题十分宽泛。其中最重要的共性问题，首先是关于世界的本源问题。在印度哲学中，古代人对世界看法朦胧，认为世界是由水、火、风等构成，有的认为世界是由思维、无、原人等创生的；有的认为在众多的现象之上有一种永恒的、抽象的原理或存在，如梨多、原人、太一等。后来，从这诸多元素中概括出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梵，视梵为宇宙的终极原因。由于客体的梵和作为主体的我在本性上是同一的，因此，这不外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明。顺世论认为世界的基础是物质，构成物质的元素是四大，即地、水、风、火，一切有生命的物类（有情）均由四大和合而生。耆那教主张多元论的实在论，佛教中观派代表龙树把他的最高真理或实在称之为“空”，瑜伽行派则认为“万法唯识”、“三界唯心”。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哲学认为整个世界和人类都为安拉创造。安拉从无中创造了宇宙、土波村、亚当和伊甸园。但是，哲学家白鲁尼则认为一切活动都属于物质，物质就是创造者，日本中世纪哲学由于受中国儒学影响，着重从理气关系上讨论宇宙的构成。安藤昌益认为一切自然现象都是由气的运动产生的，整个自然界都是一元之气运动的表现；三浦

梅园认为一元之气充塞了宇宙空间；进入近代后，伴随西方文化的导入而形成明治唯物论哲学，肯定了世界的物质本源性。

总之，古往今来东方民族关于世界本源的哲学思维是异常活跃的，由之而建构的哲学理论体系象一束束花环结成五彩缤纷的东方哲学史。

伦理道德是东方哲学中讨论最多的又一个共性问题。伦理、政治与哲学在东方人看来是三位一体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信奉“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印度人则将伦理、政治和宗教合而为一，国王颁布的法令，既是宗教戒律也是道德准则；《古兰经》更是集伦理道德、宗教戒律、政治法律和伊斯兰教哲学为一体的经典。

善与恶是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伦理学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在东方，善恶问题首先表现为宗教伦理要求，日本神道提倡明净正直和善意，而“污秽，谓秽恶之气，神道所避也”。印度教徒以遵守达摩（正法）为善，违背为恶，穆斯林认为做好事得到安拉赞许为善，做坏事为安拉憎恨为恶。各种宗教的善恶标准虽略有不同，但东方宗教却都承认“因果报应”论，相信人在死后灵魂能够转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此，在今生今世勿行恶，多积德，以便来世升入天堂。近代西方思想东渐后，善恶问题才被作为独立的伦理学问题加以讨论。在日本，明治时代大西祝写出了第一部《伦理学》，并著有《良心起源论》，西田几多郎的《善的研究》，从人格的形成与完善的角度阐释了善恶问题，和辻哲郎作为现代日本伦理学大家，建构了独具日本特色的人学伦理学体系。他认为人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存在无非是人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或二者的结合，在这一结合中产生的是行为。于是，他便从行为的立场上阐述善恶问题。总之，善恶判断与评价因宗教、社会、地区和时代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归根结底是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善恶观。

此外，义务与良心、幸福与荣誉、正义与节操等，也是东方伦理道德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东方人注重伦理，不是单纯停留在道德说教上，而更注重道德修养，即把自己培养成为品行优良，道德高尚之人。修身为了克己，克己才能复礼，因此正心、修身的根本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括说来，在东方思想宝库中，如果说宗教文献浩如烟海，那末，哲学思索可谓深邃而透辟。当然，传统哲学思想中难免有糟粕，然更多的是精华，需要我们认真整理，继承并予以弘扬。

三

文学艺术理论是东方思想宝库中又一重要组成部

分。这里，我们姑且不谈自人类最早的史传《吉尔伽美什》在东方诞生以来浩如繁星、撼人肺腑的东方文学作品，也不谈自古埃及建造金字塔以来，举不胜数、璀璨夺目的东方艺术精品，仅就文艺理论而言，上自远古，近至当代，东方人不知为人类文明奉献多少有价值、有特色的文学艺术理论体系。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文艺理论所研究的主题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所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文艺作品的内容、形式及其相互关系，文艺的类型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文艺创作的方法、风格与流派等。但是，东西方文艺理论又各有千秋，呈现同功异曲之神妙。在东方，文艺理论研究不仅历时悠久，而且在体系、内容、范畴和概念上独具匠心。

譬如在印度，早在公元前后就出现了第一部文艺理论专著《舞论》，（或曰《戏剧论》）至 17 世纪相继又有许多重要文论著作问世：《火神往世书》、《诗庄严论》、《韵光》、《韵光注》、《曲语生命论》、《十色》、《诗探》、《辨明论》、《诗教》、《诗光》、《辨才天女的项饰》、《庄严论精华》、《文镜》和《味海》等，从而形成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体系。

《舞论》以其理论的系统性，范畴的特异性称著于世，成为世界古代文论中的一朵奇葩。该书以舞为名，实际是戏曲学，主要论述了戏剧与现实的关系，戏剧的目的、效果和教育意义，戏剧的基本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戏剧如何通过表演将本身的情调传达给观众等问题，提出了以“情”和“味”为基本范畴的一整套审美原则。所谓“情”，是指艺术的创作和表演；通过外在的情境和内在的情调的传达去感染和影响对方。“情”可分“固定的情”，有 8 种，“不定的情”，有 33 种，还有内心表演的“情” 8 种，共 3 类 49 种。“味”原本指“盐”、“味道”，在《舞论》中意谓渗透一切的东西。“味”产生于多种“情”的结合，可分为 8 种：艳情、滑稽、悲悯、暴戾、英勇、恐怖、厌恶、奇异。这 8 种“味”就是当时印度人评价文艺作品的八条审美原则。事实上，“情”和“味”一直是印度传统美学中最基本的范畴。

《舞论》既是对此前印度艺术理论的总结，又为后世印度艺术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继舞论之后，便出现了诗论，《诗庄严》、《诗镜》和《韵光》，就是关于诗论的专著。“庄严”即修饰，意谓诗要注重修辞、文体和风格；“韵”指暗示的言外之意，认为诗以含有“暗示义”为高。在造型艺术方面，《欲经》的 13 注中提出了“六支”歌诀，即“形别与诸量、情与美相应，似与笔墨分，是谓艺六支”。同时，在《毗湿奴最上法经世书》（亦称《画经》）中，详细论述了画与舞的一

致关系。

与印度比较，日本文论问世稍晚，且颇受中国影响。遍照金刚（即空海和尚）所著《文镜秘府论》，就是在吸收中国中唐以前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别于“意象”（刘勰）和“意境”（王昌龄）的“境思”概念，并论述了“镜”与“象”的关系，认为意境是诗的最重要因素。日本人在吸取外域文化时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结合本国实情，加以创造性的运用。如在文艺美学领域中，将中国作为技能的“艺”和作为理法的“道”结合起来，形成关于“艺道”的思想。和歌为艺道之首，纪贯之在日本最早的艺术论《古今集》假名序中说：“和歌以人心为种，生出万叶之言。”这就是说，和歌集《万叶集》是日本人纯一心情所开之花。藤原定家提出的以“幽玄”为中心的诗论“十体”，（参见本书“引言”之九）芭蕉提出的枯淡、古雅、轻柔美和清淡的审美原则，都充分表现了日本文论的独具特色。在艺术理论方面，观阿弥建构了能乐的理论，其子世阿弥又使之臻于完善，写下《风姿花传》和《花镜》等著作，进一步发展了艺道精神。艺道精神渗透到书道、画道、茶道、花道等所有艺能领域，成为日本艺术特有的审美表现，“道文化”亦成为日本文化的特殊形态。

近现代东方文艺理论深受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呈现趋同倾向；但同中有异，这种异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与本民族的生存斗争相结合，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倾向（如印度的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一方面与本民族的传统艺术精神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东西文化融合的倾向。（如日本的二叶亭四迷）

从总体上看，东方艺术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在阿拉伯地区，伊斯兰艺术是通过伊斯兰教审美地表现人、生活和世界，从而使美和真得到完美的结合。伊斯兰艺术家认为，人们的审美感受是安拉赐予的，伊斯兰艺术注重表现生活美和人性美，就是从伊斯兰那里获得的审美认识。在伊斯兰艺术中，美是一种秩序，是人们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和谐一致。《古兰经》是伊斯兰艺术精神和美的源泉。印度学者也认为，“古代印度的艺术主要是宗教的奴婢”。艺术为宗教服务，宗教促进了艺术的发展。例如印度教造型艺术大都是印度教宗教哲学的象征、图解和隐喻，崇尚生命活力，追求宇宙精神，充满繁缛装饰、奇特想象与夸张动态，并带有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佛教艺术成就最为辉煌，并且形成不同派别的艺术体系。就连日本的神道教，也吸取佛教艺术而创造出许多宣传神道思想的神道艺术品，为日本艺术史增添别具风采的一页。东方各种宗教艺术风格各异，却追求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即个体灵魂与最高灵魂的统

一与和谐。也可以说，这是东方艺术有别于西方艺术的一个根本的审美原则。

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与宗教、哲学一起构成东方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东方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既有不同的宗教文化，又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甚至即使是同一宗教文化，在不同地区和国家也有不同的表现。文明产生的先后与发展速度的不同，导致东方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在变异与继承中，东方文化遵循着自身的发展规律，递相变迁，盛衰迭起，形成许多不同的文化模式，表现出各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特质。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又总是在同异质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进行的。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东方世界，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创建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作为中华之魂的儒学文化，都广为传播，促进了整个东方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如东南亚地区就是东方各种主流文化的交汇处，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许多不同的亚流文化。到了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以不光彩的手段，先后摧毁了东方诸国的大门，把殖民统治强加于东方人民的头上；与此同时，随着东方大门的敞开，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似潮水般涌入，引发东西文化的激烈冲突，迫使东方人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不得不有所沉思、比较与抉择。抉择尔后融合，融合亦乃创新，从而导致东方传统思想文化的转型与更新，亦即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由此可见，从近代到现代，东方文化先是在西方文化刺激下苏醒，继而发展直至参预世界文化建设。今天，世界文化既非以西方为中心，亦非以东方为中心，而是在全球范围内超时空的发展。

东方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东方文明高度发展的表现。然而，文明是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东方人曾为创造了不朽的古代文明而自豪，也曾为近代远远落伍于西方文明且倍受西方列强凌辱而深感羞愧。历史是最明亮的一面镜子，也是最诚实的一位教员。东方思想家通过对历史的反思，为我们留下许多关于文化和文明的箴言。东方人民在他们的启迪下，正以前人创造古代文明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和建设各自国家的现代文明。

四

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想是人类思想宝库中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些领域中，东方人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方社会早于西方进入文明时代，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国家的出现，东方人便开始关注和研究种种政治现象，历经数千载，形成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想。从本书所选文献看，其内容主要包括政治思想

理论、法律理论和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国家问题，尽管东方历代思想家不能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科学地阐释国家问题，但是，他们对于国家的起源与本质、国家与政体、政府职能与行政机构、官僚体制与官僚主义、社会的性质与国家的关系等，都有精辟论述，正是由于他们所积累的丰富的思想资料，才有马克思主义国家论的形成。泰戈尔指出：“在政治文明中，国家是一种抽象的东西，而且是人们之间的一种功利关系，因为它没有在感情上扎根，所以他很容易被操纵。”福泽谕吉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的。政府的体制只要对国家的文明有利，君主也好，共和也好，不应拘泥于名义如何，而应求其实质。”这些论述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真理性。有国家必有法律。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的总和。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古代印度的《摩奴法典》等，是古代东方的著名法典。近代以来，在法律理论、法律与社会、法律与道德等问题上，东方各国均有建树。强调法治、抑制人治，注重法治与道德教育的结合，是其共同倾向。阶级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同时带来了一对孪生子——战争与和平。不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在东方文明史上从未停止过；与之相伴，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述，是我们研究东方思想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

东方政治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治与宗教的交融。“君权神授”说是古代和中世纪东方政治的支柱，《摩奴法典》具有十分浓厚的神权色彩，《古兰经》是伊斯兰法律的基础。宗教思想也直接影响着战争与和平的观念以及战略战术思想。中央集权是东方政治的又一特征。这种特征尤以封建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东方专制主义曾是进步思想家猛烈抨击的主要对象。第三，东方政治与近代以来东方民族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特别是反帝、反殖、反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与世界永久和平的斗争，培育和锻炼出许多进步思想家，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又为东方近代思想史谱写了最为辉煌的篇章。

政治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经济则是其基础。经济是关系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问题，从而经济思想、经济理论也就成为人类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东方人民是勤劳、智慧的人民。几千年来，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他们辛勤耕耘，以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认识到“挽救个人和人类的唯一办法是劳动和生产”。劳动最神圣，勤劳致富才是人类的美德。如果说，古代东方人关于经济活动的认识尚属朴

素的感性认识的话，那么从近代开始，便逐渐形成了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努力建立起适合于本国的独立经济体系和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关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东方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东方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二次大战以后，东方各国纷纷独立，渴求国富民强。东盟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日本跻身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列，进而独占鳌头，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经营管理等方面各国都提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思想和理论，可谓成功之母。

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又一决定性因素。人类在同大自然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深化认识，创立了令人惊叹的科学技术，成为建构人类文明大厦的有力工具。在东方，古代灿烂的科学技术成就，曾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欺压东方人民，从反面促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的重要作用，开始为振兴本民族的技术事业奋发努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这是其主导作用的一面；在一定的条件下，科学的巨大潜力也会变成为对人类本身生存的阻力，“即使它不会毁灭人类全体，也会给人类带来无法估量的莫大祸害。”（坂田昌一）因此，在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同时，注意克服发展科学技术过程中的某些盲目性，已为东方科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所认识。另外，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也是当代科学家、思想家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武谷三男的“三阶段论”为汤川秀树创立介子理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则是指导坂田昌一创立“坂田模型”的根本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是人类思维的理论结晶，亦是东方科学思想的一个重点。

政治的成熟，经济的发展，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作为社会问题，我们除了辑录了关于社会发展的言论外，还比较集中地辑录了关于民族与民俗、关于婚姻与家庭、关于教育等问题的言论，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东方的社会思想。在东方社会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人们一直在追求着民族独立、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理想社会。但是，社会模式总是受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特别是阶级性的制约，在东方尤其如此。古埃及的《伊浦味陈词》，古印度的《梨俱吠陀》、阿拉伯的《古兰经》等典籍中所蕴含的社会思想当不能同日而语；近代以来，东方各国发展愈益不平衡，从而导致社会思想主要在以民族独立为主题和以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不同方向上发展。

社会组织的始元单位是家庭，它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东方各民族、各地区的婚姻形式和婚配习俗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婚姻观念也相差甚远。概言之，

东方婚姻制度基本上遵循着血缘婚、群婚、对偶婚和单偶婚的模式演化，同时补充以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在婚姻家庭观上，伊斯兰教主张温暖和谐的家庭；古印度允许女子自由择偶；犹太教视和谐的夫妻、欢乐的家庭为人生的最大幸福；以及对于专一爱情的挚著追求等，都是十分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在东方传统的婚姻家庭观中，也含有许多糟粕。其一是对于女子的歧视。例如印度的夫死妇殉的习俗（“萨蒂”），古代埃及的男人犯罪，妻子和女儿同受处罚的法规等，表现出明显的夫权思想和专制主义。其二是宗教的束缚。由于东方世界宗教的强大，致使人们的婚姻家庭观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如女子唯在今生克尽妇道，来世方可生为男子；古兰经规定，男人可以打女人；印度教要求妻子即使受到丈夫虐待，也要忍气吞声，因为热爱丈夫乃是“唯一的宗教，唯一的信条，唯一的规矩”。（《森林篇》）对于这些思想糟粕，我们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

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的，还有一个教育问题。东方教育同样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至今，尽管教育价值观在东方各国不断变化，差异颇大，但重视教育却是一个不变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在人类面临许多全球性问题的今天，教育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心和研究的课题。如今，东方各国都把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教育能够达到经济和政治都无法达到的目标，这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了这样的人才，事业才能成功，国家才能富强，才能跟上新技术革命时代突飞猛进的历史步伐。“历史表明，每个特定的阶级总是根据其需要，通过它的典籍来发展自己的教育体系。因此，教育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教育的历史，没有中立的或不为特定的阶级文化服务的教育。”（萨拉夫：《印度社会》）我们在这里辑录部分关于东方教育的思想资料，不仅仅是为了了解和研究东方教育思想史，根本目的是从中借鉴有益的营养，为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五

以上关于宗教、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的思想，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智慧的结晶，从而最终都可以归结到人的问题上。那么，人究竟是什么呢？东方人对于人的问题的思索亦始于人类产生之初。数千年的探究，使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向真理接近。从这里所选编的论人、论情感、论养生等言论中，便可窥见东方人学思想之一斑。

人类自告别动物伊始，就永远沉溺在下述三种基本冲突之中，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他人的冲突；人与自身的冲突。这三种冲突形成了与人相关的三个基

本问题：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大体说来，西方对于自然问题的研究颇具深度，中国关注于社会问题，印度则以心理研究见长。其实，这三种问题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各自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人的问题。

人是在自然界永恒发展的一般阶段上出现的，起初，人还不能把自己与自然界分开，无法摆脱自然界及其必然性，如在日本绳纹时代，以人与自然一体感为主要思想特征。在人与自然的漫长斗争中，人对自己和自然的认识不断深入、才逐渐把自己同自然区分开，从自然的、本能的人，发展成为社会的、自觉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便也成为历代思想家研究的首要问题。如“论自然”、“论哲学”、“论科学技术”所示，把自然界作为客体，不断揭示其奥秘，迄今东方人业已积蓄了巨大的思想文化财富。另一方面，从与自然的联系上研究人，即从主、客体关系的角度，研究人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如何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使之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在这些方面东方人同样积累了无限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在人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上，伊斯兰教认为人没有原罪，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自由的，泰戈尔认为，人类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成在于“爱”；伊本·迈斯凯维认为，人类居于世界万有之末，宇宙的一切构造都以人类为终点。这些认识由于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而未能对人的本质作出正确的解释。与之比较，迈蒙尼德提出的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人，人受本性驱使，需要结成群体的观点；柳田谦十郎提出的不论任何人，只要是生活在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里，他就不能摆脱周围现实的制约的看法，都已接近于真理。毋庸置疑，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

人具有以思维为基础的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动物也有情感，某些比较高级的动物的情感甚至能与人的情感沟通，但是，动物的情感是本能的；人也有本能的情感，但人的情感大多经过思维这一中介而表露出来，因此，人的情感更高级、更复杂。一般说来，在人的复杂情感中，爱与恨是情感中的两极，喜、怒、哀、惧为情感的四维。这些情感纠葛在一起，与人终生为伴，成为人类的永恒研究课题。遗憾的是，人类永远探索不尽自身情感的奥秘，这也是人与自身冲突的根本原因。

在东方，印度人对情感的认识和理解具有鲜明的特异性。早在佛教产生之前，印度古人就对情感有了分析和认识，至奥义书时代，则把情感提高到哲学层次上认识。在印度哲学中，梵是宇宙的最高本体，是最高的物质存在，也是最高的精神存在。梵具有不可名状的特征，即无特征。为向民众传播自己的学说，印

度哲人又不得不把梵描述为具有喜、忧、閇三性。这三种特性实际上又与人的情感相联系，因为人与世界万物都由梵派生，因而都具有上述情感属性。这样，他们便把人的情感扩大到了宇宙万物。这种情感论融贯于印度教之中，也为佛教所接受，即所谓“万物有情”。宗教情感论的特征在于，一方面叫人消除一切情感一切欲望，一方面又以最高的欲望最高的情感（极乐）去引诱信徒。

日本思想家的情感论与印度又略有不同，特别是在近现代日本社会，对情感大多持积极的肯定态度，他们鼓励人们去追求人生中的快乐，认为“有了快乐，人生才会有生气”；（武者小路实笃：《人生论》）他们把情感的世界称之为追求美的人的世界，高度评价作为人性基础的情感的重要意义。尤其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日本，人们更加关心人性的复归，“每个人都希望恢复自己丰富的心灵”。（池田大作：《月亮》）这些思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为人若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对于未来，对于真理以及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

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呢？在东方，对于人生的看法大致有六种类型：即（1）出世型，如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的吠檀多派、数论派等大多主张出世型人生观。（2）入世型，印度顺世论和近现代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大多主张入世型人生观。（3）迷惘型，如三木清等人认为人生是向着未知旅途的漂泊，旅途遥远，前程未卜。（4）享乐型，反对禁欲主义，提倡及时行乐，认为天堂就在人间。（5）苦行型，这是一些宗教学者提倡的禁欲主义人生观。（6）奋斗型，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主张在短暂的人生中，“我们自然应该努力让人生发出灿烂的光辉”。（德田虎雄）

人生能否有意义、有价值，一个关键问题是人能否不断提高自身的肉体和精神的素质。关于方面的研究，在东方传统文化中被称作养生学，这也是东方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养生学含理论与实践两部分内容，在理论上，东方养生学的核心在于“身心合一”观。与西方二元论从主、客对立来看待身心关系不同，东方人认为心与身在概念上虽可区分，但在本体论上是分不开的。因为东方人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万物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即所谓“天人合一”、“梵我一如”。在实践方面，东方人的养生方法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饮食起居养生之道；修行和实行瑜伽修炼。不论取何种方法，都立足于和谐统一的整体宇宙观，贯彻顺乎天

时，合乎地理，保健强身，安神调心的原则，以期达到身心自由的目的。

人类社会永不停歇地向前发展，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必将不断提高。在走向未来的进程中，东方人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美好的自然环境，更加美好的社会和全面发展的新人。

以上我们从几个方面概述了本书所选言论的要点，在整个东方思想宝库中，无疑这只是沧海之一粟。尽管如此，我们也还是可以从本书所选言论之中，概略地窥视出东方思想文化的整体。首先，东方思想文化的结构是多元的，不存在单一的东方文化。这种多元结构，既含有诸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这种宗教文化体系的不同，又有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等地域文化体系的不同，既有日本文化、朝鲜文化等民族文化的不同，又有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学科文化区别的区别，总而言之，我们难以用定义的方式界说何谓东方思想文化，只能在同西方的比较中，去捕捉东方思想文化的总体倾向。其次，东方思想文化是以宗教为载体，以人为中心，以社会、伦理和心理的研究为重点。从上面的综述中可清楚地看出，离开了宗教，就谈不上东方思想文化；不理解宗教，就不理解东方思想文化。思想或文化是通过宗教这一载体向各地传播，去影响每一个人的。第三，东方思想文化在整体上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局部地区或国家，也有一度封闭的情况（如日本的锁国时期），但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来看，东方思想文化不论在东方世界内部，还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开放的，相互传播、交融的，从而导致了东方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思想文化是东方思想宝库中的精品，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始终是在与东方各国的友好交往中创造和发展华夏文化的。今天，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我们不仅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吸取外国、特别是东方各国的优秀文化。我们采集数千年瑰宝，编辑本书，目的就在于弘扬东方思想文化，为我国，同时也为东方各国建设各自的现代文化，提供借鉴。我们深信，东方人民一定会以其聪明和智慧，象先人那样对未来的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卞崇道

(022) 导言五

(026)

(078)

(211)

(201)

(382)

序 言

(036)

一 论人篇

引言	蔡德贵	(1)
1. 论人性		(7)
2. 论人生		(29)
3. 论人与自然		(64)
4. 论人与社会		(75)
5. 论人与周围环境		(96)
6. 论生与死		(103)

二 论神篇

引言	蔡德贵	(121)
1. 论神的本质		(124)
2. 论神与人		(138)
3. 论神与自然		(156)
4. 论一神与多神		(164)

三 论自然篇

引言	蔡德贵	(171)
1. 论自然本源		(174)
2. 论自然规律		(185)
3. 论运动与变化		(193)
4. 论时间与空间		(202)
5. 论自然环境		(212)

四 论宗教篇

引言	王守华	(219)
1. 论宗教起源		(222)
2. 论宗教本质		(226)
3. 论宗教作用		(234)
4. 论宗教与道德、伦理的关系		(246)
5. 论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253)
6. 论宗教政策		(265)
7. 论婆罗门教与印度教		(270)
8. 论佛教		(276)
9. 论伊斯兰教		(317)
10. 论神道教		(333)
11. 论耆那教		(345)
12. 论其他东方宗教		(347)

目 录

五 论哲学篇

引言	王宇华	(359)
1. 论哲学的一般意义		(362)
2. 论宇宙本体		(379)
3. 论认识与知识		(413)
4. 论精神与灵魂		(497)
5. 论思维方法与逻辑		(532)
6. 论真理		(560)
7. 论哲学史		(575)

六 论政治与法篇

引言	康绍邦	(607)
1. 论政治理论		(610)
2. 论政治制度		(635)
3. 论国家		(655)
4. 论国王、领袖与官吏		(669)
5. 论自由		(705)
6. 论平等		(713)
7. 论民族独立与解放		(720)
8. 论民主		(741)
9. 论专制		(753)
10. 论阶级		(757)
11. 论政党		(768)
12. 论革命		(774)
13. 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790)
14. 论法学		(799)
15. 论法制		(808)
16. 论国际政治与对外关系		(828)

七 论经济篇

引言	葛丁	(835)
1. 论经济理论		(838)
2. 论经济政策		(858)
3. 论社会发展		(883)
4. 论部门经济		(907)
5. 论企业的经营与发展		(921)

八 论文学艺术篇

引言	王家瑛	(929)
1. 论文艺理论		(932)
2. 论批评与鉴赏		(953)
3. 论文艺创作		(979)
4. 论艺术流派		(1000)
5. 论文学		(1009)
6. 论音乐		(1045)
7. 论舞蹈		(1053)

8. 论绘画与书法	(1057)
9. 论雕塑	(1064)
10. 论建筑	(1068)
11. 论工艺	(1074)
12. 论语言	(1077)

九 论美篇

引言	卞崇道 (1101)
1. 论美的本质	(1104)
2. 论美感	(1109)
3. 论审美意识	(1114)
4. 论美的形式、内容和风格	(1117)
5. 论美学	(1120)

十 论文明与文化篇

引言	卞崇道 (1125)
1. 论文明	(1128)
2. 论文化的涵义	(1138)
3. 论文化的发生与发展	(1141)
4. 论文化结构	(1150)
5. 论文化动力	(1153)
6. 论文化功能与文化特色	(1158)
7. 论民族文化	(1167)
8. 论文化理论	(1181)

十一 论教育篇

引言	陈晖 (1185)
1. 论教育功能	(1188)
2. 论教育内容	(1199)
3. 论教育方法	(1214)
4. 论教育体制	(1227)
5. 论教与学	(1242)

十二 论伦理道德篇

引言	宫静 (1255)
1. 论伦理道德的一般意义	(1258)
2. 论善与恶	(1270)
3. 论正义、义务与利益	(1297)
4. 论幸福	(1305)
5. 论荣辱	(1315)
6. 论人伦	(1321)
7. 论道德修养	(1338)

十三 论婚姻与家庭篇

引言	韩山夫 陈晖 (1379)
1. 论婚姻	(1382)

(2) 论家庭	(1396)
(3) 论妇女	(1410)
(4) 论儿童	(1428)
(5) (1)	

十四 论民族与民俗篇

引言	宫 静 (1433)
1. 论民族学和民族形式	(1436)
2. 论民族特征	(1441)
3. 论民族交往与融合	(1454)
4. 论民族纷争与团结	(1460)
5. 论民族政策	(1466)
6. 论传统与改革	(1470)
7. 论民族风俗与习惯	(1475)

十五 论历史篇

引言	葛 丁 康绍邦 (1501)
1. 论历史与历史理论	(1504)
2. 论历史发展的动力	(1521)
3.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525)
4. 论历史文献与古迹	(1534)
(6) (1)	

十六 论科学技术篇

引言	韩山夫 (1543)
1. 论科技的作用	(1546)
2. 论科技的发明创造	(1550)
3. 论科学与科学方法	(1554)
4. 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1559)
(8) (1)	

十七 论战争与和平篇

引言	康绍邦 (1563)
1. 论战争	(1566)
2. 论和平	(1578)
3. 论军事原则和军事理论	(1584)
4. 论战略战术	(1590)
5. 论军备与治军	(1598)
6. 论合作与联盟	(1610)
(3) (1)	

十八 论情感篇

引言	韩山夫 (1615)
1. 论爱情	(1618)
2. 论欲望	(1637)
3. 论爱与恨	(1648)
4. 论喜与悲	(1656)
5. 论怒与乐	(1660)
6. 论慈与贪	(1664)
7. (8) 论谦与骄	(1670)